



露光茫，哈哈！哈哈！」李二爺的嗓門太洪亮了！笑得那一群女孩子都站了起來，用奇異的眼光看他們。

「真是弟兄們分別又一春啊！」何光忠說。

許多人跟何光忠拍肩拍背的朗笑。

「爲魯大哥賀喜來了！沒看嗎？我邊囑提前來了，一個人都未留下，全都來了！」

何光忠莫明其妙：「賀喜？」

「是呀，接到大哥的請帖立刻就來了！這還不是大喜嗎，我眼見香姑長大，啊，二三年未見了！多快！哈哈！哈哈！她還不像你我的女兒嗎？呀！長福這小子怎麼不來接？害羞嗎？想不到他真有傻福，這麼多弟兄，偏偏是他有這桃花運，他媽的，她媽的……」李二爺說得非常痛快，其餘的人都露出輕鬆興奮之笑！唯有老三何光忠驚疑了！在許多人之中，難堪不安的慌起：

「大哥有帖子？」

「是呀！前天中午接到，晚上就準備，開船專來吃喜酒來了！哈哈！大哥受驚啦？傷好了？」

「喔！喔！傷！傷！傷很重，很重，唉，二哥有所不知，唉！這是我們弟兄們不幸。請！請！大哥在江邊山樓養傷，已暈迷了，還是順這山路去吧！不遠了，五六里路，一邊走一邊談。」

現在一群「好漢」們走下河堤順小路向山邊走去。

何光忠說：「我爲了歡迎弟兄

來，準備了上好了酒菜，大家暢飲，暢談，暢樂！訴一訴別情吧！」說到這，像想起一起事，他又跑上河堤，對那老人和姑娘說：

「六點鐘，到高陞旅館，找管帳先生讓他領你們到江邊山樓，給我們唱火燒紅蓮寺！我有客人，不能不去！妳們不去，別怪我……去！」他未等回答又與那些哥哥弟弟的，嘻嘻哈哈，走入小路直向江邊山樓。

## 十六

在這條羊腸小路上，十多個人自然而然的排成小的行列，何光忠在前頭，挽着李二爺的臂，王安在最後，何光忠說：

「我不能胡亂吹牛，這是一樁小事，也活該這小子倒霉！手到擒來！如探囊取物，不費吹灰之力就馬到成功，將趙中天活活捉到，而且鬼不知神不覺的押解到這裡！二弟！弟兄們！這並不能說是我的本事大，僅能說我的運氣好……」

「是三哥的本事，是三哥的本領大……」後邊的人說。何光忠的頭向後轉，給大家一個笑。李二爺拍拍何光忠肩頭：

「哈哈！哈哈！誰不曉得三弟神出鬼沒，一向沒有失過風！咳！告訴哥哥和弟弟們，你找到了嗎？有漂亮的沒有？你對這行的本領更大！」

「二哥，不要開玩笑了！」何光忠心中發癢，他懷着心事，向大家說了：「唉！天有突變風雲呵！大哥偏偏要這小子活幾天，不迅速的結果他……」

李二爺搶過話頭：「對！留活的，等長福香姑拜天地時，弟兄們一邊飲酒一邊大卸八塊，這樣才開心，對叛變出賣全體的人，不該一刀就結束了，讓全體弟兄看個痛快！一人給他一刀……」

「我早就說，這姓趙的，有勾引香姑的舉動，現在好了！可是多危險呵！險些賠了夫人又折兵！」小八在說。

何光忠心事重重，沒有跟着笑，他要去思索，思索最好的話，他開口了：「好是好，可是各位有所不知，不殺嗎？唉，可就出了毛病啦！」

都靠近了，疑異的靜聽。何光忠終於說：

「香姑是一心一意的愛兩個人！不！一意一心的愛一人哪！注意！我是長一輩，即使她愛我，我也不能胡來，沒有我的事。不談我，對了！她一心一意的愛趙中天！不愛長福，大哥不能讓她死鬼趙中天的！才決定嫁給長福！香姑可未同意呵！大大的反對，哭呵，鬧呵，喊呵，叫呵！可不像樣子。你們說吧，長福這渾小子該死不該死？動起邪念了，竟藉口要領她看趙中天，在三更半夜領她江邊山樓去！你們說他渾不渾？在山下，呵！對了，就是這個地方，這個地方，竟給她……哎呀！簡直沒有人性了，連人之爲人都忘了，做起禽獸的事了！活活把香姑給強姦了……」

「他！他！媽的！這還像話？」李二爺氣急關心的說。衆人也叫起！

「怎麼等不得了！」

何光忠一派正人君子的樣子說：「一點人性都沒有！這還不算，他還將香姑吊起來！呵！將她吊在山房大樑鋼鉤上！」

李二爺停住，在那棵樹下站着：「這還像話！這還像人？快說！怎樣了！」

「大家別急！我慢慢說。」何光忠吞了一口口水，繼續說：「王安，你過來吧，對大家說一說，怎麼一回事，實實在在的說，我未在场！」

王安走近何光忠，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他說：「長福抱着香姑進來，我和我哥哥王春正吃着酒，看樣子不對，立刻問他，他做賊心虛出冷棍，狠狠的打我哥哥王的頭，頭破血流！立刻暈倒。我上前去，他又是一棍子將我打得人事不知，你們看，我的頭……」王安將氈帽拿下露出白布包裹的頭頂。繼續說：「我終於醒過來，他將香姑吊在樑上，還有趙中天，一邊用皮鞭子抽打，一邊在狂叫：『妳不喜歡我？我問妳到底喜歡不喜？我將活活打死趙中天！給妳看！』我怎能坐視不顧呢？請他放下香姑！還未結婚就如此，還了得！他媽的，他出冷刀殺人，瘋狂的刺我一刀，看，我的臂！」他又舉起右臂，挽開袖口，也是綳帶包裹着：「幸虧我躲得快，才傷皮，他如野馬一樣，舉棍又來一下，並將我從樓上推下來……」

「媽的，這小子太野了！怎麼不教訓一頓呢？」李二爺在咆哮。何光忠說：

「這不算呢！且聽後頭的。王安，你將他怎樣打量大哥，怎樣被大哥一槍打死了的事說個清清楚楚，對了，是先開槍，長福一棍子剛下去，槍也響了！」

李二爺驚叫：「呵！打死了？」

衆人紛紛在驚問：「怎樣？怎麼打死了長福？」

何光忠說：「王安，你說吧！我當時還未趕到，照實說。」

王安用眼眨眨何光忠，吱吱唔唔的說：「我糊裡糊塗中，大哥上樓，看見這樣，大罵長福，並去打長福，長福不但不服，還舉棍子打大哥，接着聽見槍聲，哀叫聲，我與王春哥哥容易清醒過來，何大哥！不、何三哥和大貴就來了！他和我們倆，一同上樓，長福已死了！大哥也暈倒啦！……」

這對李二爺等人是晴天霹靂，相顧失色，眼都瞪得大大的，何光忠說：

「我和大貴弟趕到，突聽槍聲，進門就見王春王安兩人頭破血流的坐在樓下，上樓一看，嚇！趙中天，香姑吊在樑上！大哥和長福都倒在地板上，長福已死，大哥暈過去！我們急救大哥，已經脫離危險！」

「媽的！做夢也想不到！做夢也想不到！快去見大哥，快去見大哥！長福這不是自找死嗎？怎麼這樣渾呢！可恨！可憐！」李二爺領先上山去。衆人雖然慌亂起來，方纔的一團喜氣變成了惶恐與哀傷。

小八說：

「本來賀喜的，現在變成吊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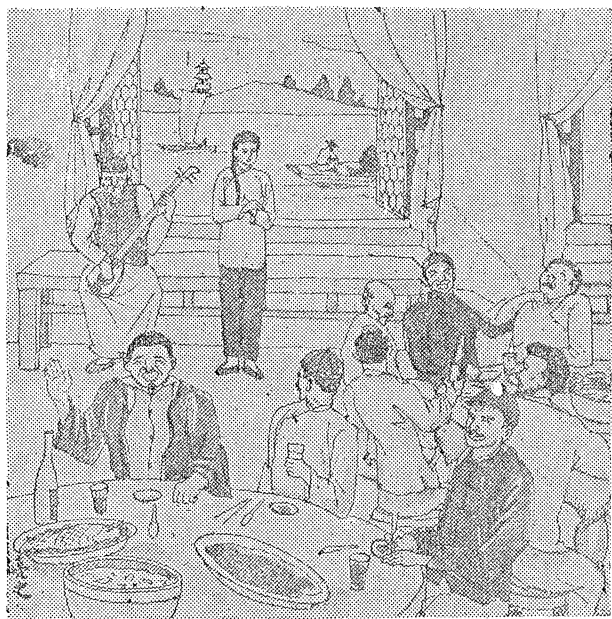
了！」

哄哄亂亂的走進山樓，一股氣都進去。

王春迎下：「都來了！二爺，五爺，七爺，呵，八爺也來了！太巧了，太巧了！……」

「王春，大哥在什麼地方？怎麼樣？」

「暈迷不省人事，已經十二個



！大哥！二弟晚來一步！想不到出了這樣大的禍事！真是一連不幸呵！」李二爺走近床，魯明山臥在床上，蓋着一條被子，面色蒼白。一若死人似的。大家都圍上：

「大哥！真是一連不遂心意！想不到禍起自本家！媽的！媽的！」

「誰能料到？長福會變心！真是色迷心竅，他一

衆人哄堂大笑

向忠心歌

歌的……

「要說旁人會打傷大哥，都可相信！這小子……」

七嘴八舌的嚷着。李二爺踩着脚

「尚和當們我勸是」

尚和當們我勸是

「她！她！」何光忠嘴有些笨，字句不太清，「她害羞！見不得，見不得，等一不再談她吧……」

天色已經入遲暮，颳起風來。樓下三張方桌子併到一起，圍着飲酒。

何三爺，李二爺上首坐在。其

餘的順次坐着，大貴，王春領着那群瀏河幫的人在左首，五爺領着鎮江來的弟兄坐右首。

三爺何光忠對門口的王安高叫：「你將那個唱曲子的姑娘喊來了？呵！來了小心，別走漏風聲，將趙中天的口塞上，聽這姑娘唱，我們開心！你再去告訴旅館，不許收客人，關上門，人已滿了！」

李二爺沒有心思，沉痛苦澀的自語：「可憐的長福！一向忠誠，爲了色迷心竅！胡天胡地，害了自己的命！還不能被大家原諒！可憐又可恨！」

那位慈和的老頭子和淑靜的姑娘，出現在門前階上兩個人很安祥莊重，似沒有笑，又似太多的笑；像沒有感情，又像有着濃重的感情。何光忠叫老頭子坐在門口的空椅子上，姑娘坐在傍邊：

「唱吧！唱一個火燒紅蓮寺！大破能仁寺也行，唱給我的客人聽。聽着，要加油一些！嗓門亮一點！別給瀏河丟臉！不要我朋友們笑！瀏河沒漂亮的角色！祇要妳使大家高興了，要多少錢有多少錢！」

「呵！何先生：我們不是賣唱的，不要錢，祇要有人願意聽，我們就會方便結緣！所唱的都是根據佛經自己編的……」

衆人哄堂大笑。

「是勸我們當和尚？」

「哈！哈哈！妳這樣美麗，爲什麼要唱佛教的？是念經嗎！哈哈！嘿！嘿！」

「先生們！我們是勸人行善，

在苦海中得到渡舟，不要當爲消遣吧！——這位姑娘莊重的態度，誠摯光明的聲音使大家靜下來。何三爺光忠却憤怒了：

「妳丟我的臉嗎？好心抬舉妳！不曉得嗎？在這麼多高貴大善人面前，要妳勸什麼行善？妳知道我們都是正人君子嗎？……」

李二爺在痛楚中，動了智慧，他制止住何三爺的話：「好！佛教也好，念一台經更好，算是超度一個死人吧！我這一刻心很亂，妳就念經吧！有一個人剛剛死掉，妳就爲他念佛經。不是嗎？算我們對長福的一次追悼吧！——衆人都不再說話，算是贊同了這個意見。

「先生：我們不念經！祇唱佛教曲子，可是，我們相信聽到的人一定會有功德！」

「隨妳的便吧！」李二爺似不耐其煩，而實是悲痛着長福之死。他嘆着氣：「可憐長福！自找死！怪誰？唉！夢都想不到！好人不得好死！多麼可愛的人哪！……」

琴聲響動了！它正配合着李二爺的嘆息聲，淒涼而辛酸。衆人的心也陷于哀痛中，祇有何光忠的心是雜亂的，大貴，王春也是雜亂的，不過比何光忠又不同了。

悠揚生動的歌聲開始了！是摯誠的，熱烈的，悲憫的，慈和的——像雨點叩着芭蕉葉，深深叩着每一個人的心弦。

身爲罪孽亦爲苦窟，  
芸芸衆生誰能脫去貪心？  
死死生生表演因果，  
生生死死永遠沉淪。  
一棵菓仁一年結成千百甜菓，  
千百甜菓十年即會轉結億兆棵

樹蔭

一滴毒汁流入水中，  
即會溶化了全盆！  
濟渡一人福報無窮，  
殺害一命大禍將臨身！  
一念向善即得歡欣，  
一個惡意累得人已怨深！  
以刀還刀，以拳還拳，  
因果報應永不得伸，  
且聽「菩薩投身餓餓虎經」，  
且看菩薩爲渡有情如何捨生，  
釋迦牟尼未成佛道的前生，  
生在做難行苦行。

一代之命，一世一生，  
全在捨己救渡他身，  
已捨九百九十九身，  
大道尚未圓成，  
於是又現乾陀尸利國王王子之身

榮華富貴看得平淡無奇，  
一若虛空過眼煙雲。  
爲了訪求過道高人，  
不惜遍走名山大川，  
適有一位聖師聚集五百學人，  
深山談經說法耕種善根，  
太子參拜聖師依法起行！  
恰逢天降大雪，  
一母虎抱七幼虎臥雪呻吟！  
冰天雪地爲救幼虎不敢相離，  
連結三日母虎餓困難以維生，  
母愛幼子出於天性，  
饑寒交迫驚動了師生，  
太子頓生大悲心，  
眼見母虎抱埋入雪中，  
當下入定，心境澄清，  
照見自己無數劫中，  
會做一切捨身菩薩之行，  
出定返身即與師告別，  
發心要度苦惱衆生，  
五百師生揮淚如雨，

靜聽太子慈悲的聲音；  
「虛幻不實肉身，  
久爲四大毒蛇蟻踞，  
充滿了苦趣諸般惡毒，  
當爲五欲惡賊所摧零，  
當以己身救渡他身，  
未度得度，未解得解，  
未安得安，未淨得淨，  
當時天降香花，  
大地爲之震動，

太子下入山谷步入虎前，  
以己一命救活了母子八條生命  
危崖見到此情，  
或椎胸自撲，或立地禪定，  
或叩頭懺悔，或哀痛悲吟！  
諸天聖衆大受感動，  
都發無上菩提心。  
高奏天樂，一片讚誦聲。  
……」

靈

第二談 司機的孩子

是某個小包車公司裡  
服務的司機的奇遇。

話

這司機，本來有個美  
滿的小家庭——年青的太  
太，三歲的男兒。

可是，命運偏向他挑釁，他  
年青貌美的太太死了，家庭頓時  
變成非常蕭條，同時，麻煩也跟  
着來了。整天，他要工作，孩子  
由於東京沒有親戚，加上戰前  
的保育事業也沒有今天發達，只  
有寄放隣家去看顧。

工作，只爲了孩子，將孩子  
養大成人，不管沐雨櫛風，他辛  
勤地盡職，晚上，常常八、九點  
鐘才回來。隣家，本來是一片同  
情心，好好看顧孩子，可是，日  
子久了，難免叫人生厭。尤其到  
了八、九點鐘，常常把孩子送回  
司機的家，並且說：「你的爹爹  
快回來了，你在家裡乖乖等。」  
說完，把燈捻亮就走了。  
孩子，三歲可憐的孩子，等  
着，等着，等着爸爸回來。肚子  
餓了，身體冷了，加上原有的孤  
寂，哭了，哭聲越哭越大，隣家  
想來不免覺得可憐，於是，想把

他帶回自己的家，可是，說也怪  
奇，一會兒，哭聲聽不到了，孩  
子開始有說有笑，但是，聽不到  
有第二個人的絲毫聲音。  
是孩子的父親回來了嗎？不  
是！司機一回來，照例會到隣家  
道謝的，正想不開的時候，司機  
回來了，而令人奇異的是孩子說  
說笑笑，聲音立即停止……這一  
種情形，一次，兩次，三次……  
經年累月不變，隣居斷定是孩子  
自言自語了。  
可是，神經正常的孩子，爲  
何自言自語？這是個謎。  
有一天，隣居問了：「好孩  
子，你父親沒回來時，你是跟誰  
講話呢？」  
「是跟媽說話呀！」孩子很  
天真地說。  
隣家感到一陣冷抖，再問：  
「媽真來嗎？」  
「媽真來，我哭的時候，媽  
給我奶吃，抱我搖我，」孩子說  
。「媽從那兒來？」  
「從那裡。」  
孩子指着廚房底下的地  
方，似乎毫無其事地說，隣  
居們都愣住了。